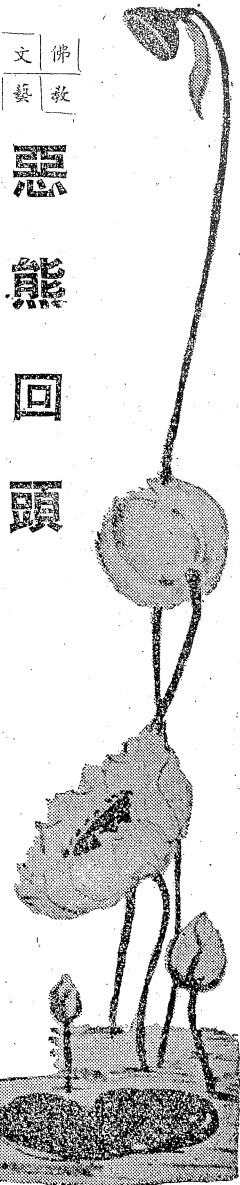


佛 教
文 藝

惡 熊 回 頭

吳 滿 盈 譯 寫



一天，將近傍晚的時候，一群狩獵裝束的人，從山麓上走下來，他們擔負着鹿，豬，兔……各種各樣的獵獲物。

這一群人裡，前頭有一個騎着馬，右手執着馬鞭的人，他是當時一個聞名的賊魁。方方的肩膀，蓬亂不修的頭髮，赭紅色的臉容襯托出一對邪惡的眼睛。賊魁的名字叫着大熊。由於素行惡事，人們都稱他為惡熊。日常惡逆無道，肆無忌憚；殺生害命更是拿手的好戲。他擁有數千的麾下，為非作歹，神出鬼沒。政府的一紙一令對於他也無奈何。因此大熊變本加厲，無法無天；或突襲成群的行旅商人，或侵入人家搶劫錢財，強姦女人，甚至殺人放火，無惡不作！這種殘酷行爲，他却毫不介意。善良的人民對於他猶如老鼠懼貓一般，可是他們總沒有啥好的對策，只有消極地努力於躲避着災禍的降臨而已。

這時，馬背上的大熊，發覺到不遠的前面有一座大寺，從那裡傳

來陣陣梵誦，而且還有很多人聚集在那裡，難道這個地方有這麼一個大寺……大熊於這對個熟稔的地方，一座突如其來的大寺，當然不勝懷疑。

「喂！前面是幹啥的？」他問他的嚙囉們。

「似乎在寺中講經吧！」嚙囉們望望前面回答說。

「甚麼是講經？」

「供奉佛……聽說是一件頂貴重的事情。」

「噢，那是和尙們最笨不過的嚙囉，我們去參觀他們搞些甚麼鬼蛋，跟我來！」

走到寺前，大熊下了馬，神氣活現地逕往裡頭進去。他經常對於和尙是特別討厭的，當然因果的道理他是一點也不懂，說三寶吧，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。那麼他進入裡面，凶多吉少是毫無疑問的——殺死講經的法師？抑或是對於講經的法師逼暴？眼見一件悲慘的事情將要揭開序幕了，縱然是一群為非作歹的惡人，到底也有好心腸的，他們心裡忐忑不安，不得不跟着他

們的主子踉蹌地走着。

這一聞名的壞蛋，突然出現在聽道的善男信女的面前，當然非同小可。場中有的人慌慌張張的逃走了；有的人竟不知所措，直打着戰慄；還有些人呢？伏在地上哭了。場裡一陣的混亂，像一團黑糟，但祇見正在講經的法師依然端坐，不爲所動。像僵草的大風，大熊將混亂的人群向左右分開，進到講經的法師旁邊，然後停住了脚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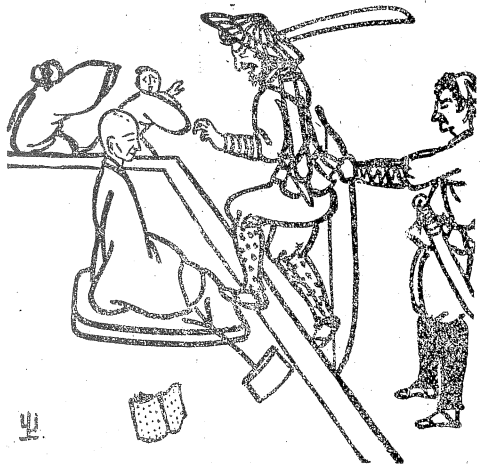
「嘿！白石頭，滾開呀！甚麼地獄呵，極樂世界呵，說這一大套陳腔濫調，莫非是謠言惑衆？……還是說些老子聽來順耳的話吧！否則的話，啐，啐！老子要你的白石頭滾下來，……趕快說呀！」

雖然這一條惡熊，右手已緊執插在腰側的山刀柄把，兩隻邪惡的眼睛兇光閃閃，格外怕人，步步靠近這溫和且沉着的和尙，但是和尙

不但無動於衷，反而在他和藹臉的容上泛出可人的微笑。在這樣的場合裡，惡熊的威風驚人駭聞，連泣哭的孩子祇要聽了惡熊的名字，便停下了來不敢再哭，而今天碰到的和尙，却蠻無其事的却以微笑置之，這怎不叫這一條人能發起野脾氣呢？

「喂，說呀！快說呀！不說就是這個……」拍啦的一聲，大熊拔取了山刀，將山刀在空閒揮舞，叫人看了實在替這和尙就心。可是我們這位和尙氣骨嶙峋，毫不恐懼，依舊不響地微笑着。倘使是一個平常的人，定被他的人格所感動而不認下手，然而賊魁到底是賊魁的心腸，他不但放不下山刀，反而更發起雄威來了。

「喂，還不說不動呀！看刀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山刀一閃往和尙的頭上砍下去了。小嚙囉們以及聽經的人們都在提心吊膽，認爲



和尙的頭已墜下來的那一剎那，大熊的山刀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落在地下，而大熊如電馳之速，往後仰倒，四肢朝天，和尙本身呢？依然端坐在原來的地方。等到小嘍囉們回復了感覺的時候，不但這座大寺已不翼而飛，連那些聽經的善男信女們也不見了。祇看見草原上有一尊端坐的石刻佛像安置在那裡。大熊與他的嘍囉所看到的法師無疑是這一端坐的彌陀尊像。

被小嘍囉扶起身來的惡熊，將山刀檢起來看了看，喝！真妙不可言，山刀已變曲刀了，銳利的白刃已變成了一條彎彎曲曲不規則的線條。殺人不眨眼的熊，今天的確嚇個魂不附體，靈魂幾乎飛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回家後的大熊，每日默不作聲，連茶飯也不思果腹。幾天前在山道上所遇的和尙講經的那一回事實幕幕映入他的腦海……他低下頭了，從他的眼角流出了十幾年來第一次的眼淚。容意殺生，肆害無已的這羅剎心腸的男兒漢，臉龐上射上了第一道幽潔的光。約莫過了一個星期，他差使到近處的街上，招請當時國內聞名的一位老僧。

「我的主人有件事想請教老師傅，請老師傅無論如何勞駕一趟：。」對於這突如其來的請求，老僧實在有點恐縮，何況他又是一個以作惡聞名的賊魁？老僧陷入了起伏不停的思潮裡——假如我碰到了不吉祥的事故……他是一個聞名的非

法者，如果我接受他的邀請，受到叵測的災難……是的，我應該婉轉拒絕他！……可是——世尊不是教訓弟子說「衆生無邊誓願度」嗎？往昔世尊不是教化了殺死父親的阿闍世嗎？我應該首先教化惡行者才對啊！彌陀的弘願不就是拯救凡夫嗎？那麼我這一身，假令被他一刀兩斷也不能不說法呀！老僧遂堅固了他不退轉的決心。決意赴請了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當老僧到達的時候，大熊早在門前恭候，迎接這位貴賓。他說：

「從遠處勞駕到此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因為有些無法解決的問題要請教於老師傅。」

「假如我所懂得的話，儘管問吧！對於惡行者太不平常的態度，老僧抱著狐疑的心說道。」

「那麼我首先要問你『阿彌陀如來』是一位怎樣的佛？」

對於這一問，老僧楞住了。一個無惡不作的人，今天竟問起佛陀來，這豈不是很奇怪？同時，使老僧更發呆的是世界上竟有這麼一個比小孩兒不明懂懂世事的人，連彌陀佛也不曉得。於是老僧開始說道：

「從這裡向西方經過很多很多世界，十萬億佛土的地方有一位佛，那就是你所說的阿彌陀佛，又稱無量光佛或無量壽佛。他的心廣大無邊，就是積有雲山千疊的罪過，祇要悔改其罪，口念『南無阿彌陀佛』六字名號，八十億劫的生死重罪立地消滅，不但如此，還可以由他接引到叫着淨土的一個快樂之邦

，在那裡萬願毋有不達，且將成佛。」

從剛才一直凝精會神諦聽的大熊，想了想，須臾又發出第二問：

「阿彌陀佛的慈悲雖說是廣大無邊，但他是否也不憎恨像我這麼樣的一個人？」

「嘿，當然囉。」

「那麼，祇要我念出佛號，他將回答我？」

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！」祇要你具有真誠的信心，何怕不回答你？」

大熊搶前一步再問道：

「然則他最喜懼那一種人？」

「剛才我給你說過，佛的慈悲是廣大無邊，他不愛任何一個人下地獄受罪，而要普度衆生，雖然如此，但他更深一層愛『佛弟子』，正如父母愛其子女甚於他人子女同樣的道理。」

大熊點了點頭說：

「然而佛弟子是怎麼一個人？」

「拙僧一樣剃光頭髮的就稱為佛弟子……」

聽了這句話的大熊，如有所悟地也不等他把話說完，立即堅決地說道：

「那麼現在就剃光我的頭吧！這突然的要求，老僧像陷入於五里霧中，不免感到多少猶豫，惶惑。

「倘若你真正有心於佛，那麼……妻子眷屬也得同他們商量商量，萬事一絲無掛於心後纔可……」

不聽則可，大熊一聽之下大聲喊了。

「這些不成問題的問題，你不要作為推托的理由了，對於一個真正想要成為佛弟子的人，理該盡的力量成就他才對呀！……成就他才對呀！……」

一顆火棘棘的向佛的熱心，像一團火焰燃燒着乾柴，他幾乎要發狂了。剎！的一聲，他拔起山刀，左手一捏把捉住他那蓬亂的頭髮，他用力割斷了。

一個惡行者，幹出了這樣的事情，結果不知道將如何？老僧在萬分恐懼不安的情緒下，雖想要勸告他一下，但是反覆想來想去，事情已到如此的地步，與其說不高妙的勸告，不如一言不發，靜觀他的行動還好一些，於是乎老僧沉默了。是時，一直靜觀着頭目的一群嘍囉開始騷動了。

「喂！靜一點……」

頭魁喊了一聲說：

「你們對於進入佛門的我，難道要阻礙不成？以前……我是想你們這些靡下多多益善，而今，你們還是趕緊離開我吧！你們各自努力於你們認為正當的途徑吧！」

大熊縱然如此說，到底惡人有惡人的魅力，他們動也不動，似乎無動於衷。

頭魁重複再說了一次，嘍囉們

哭了，哭不成聲……
將割斷的頭髮供奉佛前，煮水洗頭，而後向老僧說：

「給我剃下來吧，否則我有我的打算。」

老僧到了如此的田地再也沒有辦法引退，對於一個一念發起的人，假如予以拒絕，不知道他將採取如何的行動，且妨礙一個要出家人所負的因果也是無可旁貸的……高座上的老僧終於下來了，他刺光了這惡行者的頭髮，繼則授以佛戒。由於這突然的事情，前後趕來圍觀的妻子眷屬及小嘍囉們開始號泣，號泣的聲音令人聞之心碎！

方進佛門的大熊掃視了他們一番，即令嘍囉們放走鷹房裡的大鷹小鷹，並令他們斷壞了擒獲禽獸的大網。所有的弓箭武器之類，均被堆積在庭前，付之一焚。

換上了布衣，光着頭的大熊，前後判若兩人，他的臉容泛上了無限的希望。

「你們聽着：從今而後，我要向西前進，敲着木魚，口念阿彌陀佛，一直到了有回應的聲音而後止——縱然天涯海角，爬山越嶺，涉水過海，我也不回頭……」

這個剛進佛門的人，說了這一段話後，接着大聲喊了：

「阿彌陀佛——喂——喂——」邊喊着佛號，邊敲着木魚開始走了。

肆惡無已的惡熊，經過心裡上的一大轉變再也不是惡行者了，那單是迫切向佛的求道心。高巖深淵無法枉曲這新發意的心志，他踉蹌

地前進着，前進着……疲憊無法折磨他的心志，飢寒更不屑一談。

有一天黃昏，他——新發意到了一所遠離桑梓的山寺，新發意就向出來應接的住持僧說了：

「拙僧是一念發起的西行者，決不走歧途，也不回頭走。今要往西逾越高峯，唯獨懇請七日之後，尋找拙僧去處。拙僧將在走過的途徑上結草為誌，循此前進可得也；然是否可以畀予一點食物？」

住持從裡面拿出了飯乾給他。新發意看了看說：「用不着這麼多。」他拿上了一点點將它包在紙裡，行將繼續前進。

「太陽下山了，今晚在此停留吧？況目附近深山之虛夜道難行，還是停住下來吧，等明天再起行？」

「那裡，那裡，切勿掛念。」簡短的一聲，丟開了住持的好意，新發意走了！

之後，不知道為甚麼，住持老是很掛意新發意的那件事情。說不定叫人看了新發意，就聯想起瘋狂乞丐和尚；但是的確渾身有一種磅礴氣魄，叫人看了不免受他感動。

是的，他不是世俗的修行者，不管如何我不能不守信呀……

在太陽的轉輪下，約定的七天到了。那天，住持起得很早，準備妥當一切，他循着有結草的標誌，追尋着這一位新發意。

爬過了高峯，更有峻險的高峯屹然聳立在跟前。住持上了這座高峯好不吃力！山的西方靠近海，海

邊有一棵松樹，松樹根處端坐着新發意，他一心不亂地敲着木魚，嘴裡還不斷地念念有詞。靠近一看，原來他正在喊着「阿彌陀佛，喂——喂——」呢！須臾，知道住持之在旁邊的新發意，很高興地說：

「噢，您來得正好，阿彌陀佛才回應了拙僧呀，拙僧剛想繼續往西，渡過海，進雲中；可是到了這裡阿彌陀佛就回應了呀！所以一直喊個不停……」

「阿彌陀佛怎麼回應呀？」住持皺着眉臉，以懷疑的眼光看着新發意。他想，他會不會是發狂了呢？

「阿彌陀佛，喂——喂——在何處呀？」

新發意解出了渾身的抖擻，喊了……

平靜的海面，浪潮的聲音似乎一陣高出一陣，而從海裡果然傳出了一陣清妙的回音：

「在這裡呀——」那聲音是多麼的親切而嘹亮，住持的耳朵聽得很清晰。

「聽了吧？」浮泛着喜悅的光，新發意向住持說。

而今再也沒有狐疑的餘地，住持的熱淚湧上來了，他情不自禁地向着聲音的方向合掌禮拜。

須臾，恰似海上一輪的明月上昇一般，海面覆滿了一片金黃色的光線，說也奇怪，果然阿彌陀佛如來與觀音，勢至兩菩薩顯出在海面。海浪的聲音變成了悅耳的音樂，其

音也竹圓玉潤，繞梁三匝而不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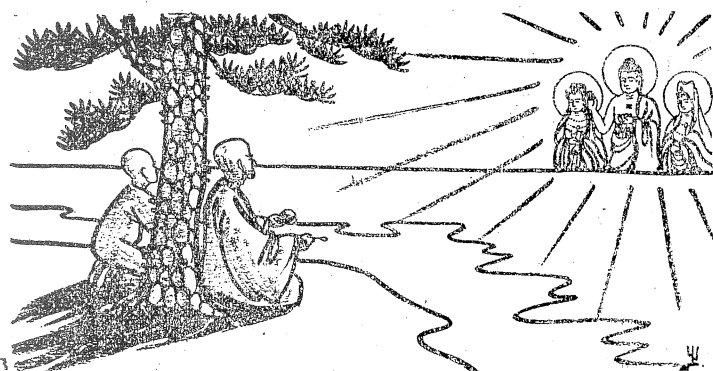
「似乎接引的時候快到了。」新發意說：「大僧請回去吧。再七天後，還是勞駕到此地看看拙僧吧……」

住持頷首說：

「知道了，帶來的這一點飯乾收下來吧！」

住持拿出了出門前預備了的飯乾。

「謝謝好意，前些日子的飯乾還在此呢！」果然前些日子的紙包，運動也



阿 難 取 乳

譯試元博何

一天，有
釋迦牟尼
佛忽然告
他的徒弟
們，說他
有點不舒
服，也許是
害了甚麼消
化不良症吧
，他不想吃
甚麼東西，
只想喝點牛
乳。

阿難，佛俗家的堂弟，出家的徒弟，十大弟子之一，於是拿了那化緣用的鉢子，想代替他哥哥向人家要點牛乳來給他哥哥吃，他走出菴羅樹園後，忽忽地走上向廣巖城的路。

他沒心情去欣賞熱帶早晨涼爽宜人的風景，他不會注意沿途樹上鳥兒在唱甚麼歌，他嗅不到一陣陣隨風吹來的花香，他一心只想著該到那一家去討牛乳才好，他為世尊的病而擔心，他幾乎將一條橫路而過的響尾蛇險些兒踩着了，那準會狠狠地咬他一口。

他不知世尊為甚麼會害病，他想也許是晚上受了涼，也許是打坐時閉了氣，也許是不小心吃下不消化的東西，……他只是不住地焦急。

終於他走進那擾攘熙熙的廣岩大城，來到一個貴族人家門口，想進去要牛乳時，恰巧碰到了一向信佛的維摩詰先生。

維摩詰先生，別號淨名，是廣岩城中的首富，年高德邵，深信佛法，已得神通，他雖沒有出家做和尚，但是不為紅塵俗事所累，他因為要幫助釋迦牟尼佛教化眾生，所以用維摩詰先生的身份，在廣岩城中出現，以各種方便教化眾生。因此諸佛稱讚他，世人敬重他，他和世尊以及世尊各弟子都很熟。

「阿難大和尚你好！你一清早就拿着鉢子到這裡幹甚麼？」維摩詰向阿難合十行禮問道：

「維摩詰大居士你好！」阿難也合十回禮並告訴說：「世尊今天有點不舒服，不要吃東西，只想喝牛乳，所以我來這裡討牛乳回去給世尊。」

「是真的嗎阿難？」維摩詰說：「你不要胡說，你切切不可這樣說！如來的身體，是金剛不壞之身，一切的毛病都已斷絕，所有的好處都集合在他身上，這樣，他還會有甚麼病痛，還會有甚麼煩惱？」

「阿難，不要再多說，千萬不要誇毀世尊！以免被外道異教的人們，聽見你這種莫明其妙的說法；也莫讓諸天和其他眾生聽到，試想一想，你說如來病了；如來本來是為眾生治一切疾病的，現在他自己居然也生起病來，這豈不叫他人好笑，以為連自己的病都治不了，何能為眾生治一切疾病，你這簡直是自己抽師傳的後腿，拆世尊的臺！」

「阿難，世間的帝王，只以少許的福德，他就不會生病，何況如來，是無量福德集成的身體，怎

會生病！

「去吧阿難，你快點靜悄悄地回去，你不要連帶使得我們也難為情，你應當知道，所有如來的身，就是法身，並不是普通世間有五情六欲的凡身，佛是欲界色界和無色界中最尊貴的，佛身不受一切的限制和影響，這樣的身體，還會有甚麼毛病呢！」

號稱多聞第一，是佛得意的高足阿難，聽到維摩詰先生所說這些他從未想到聽到的話，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，他自己在想，佛應該不是沒有害病，可能是自己聽錯了，這麼一來，竟比來時的心情還更焦急。

釋迦牟尼佛在菴羅樹園中，已經知道維摩詰居士，又在找他的徒弟開心，淨名原本是無動如來那裏，國號妙喜裡面的大菩薩，為幫釋迦牟尼如來超度娑婆世界眾生而來的化身，當然會難倒尚未悟道的阿難了。

於是佛以佛力在菴羅樹園中，向遠在廣岩城裡的阿難說：

「阿難，維摩詰居士的話沒有錯，我本來是不会有疾病的，但是在為了要救度這五濁惡世裡許多不同根性的眾生，我不能不示現有病。」

「去吧阿難！不要怕難為情，快快地去把牛乳討來給我喝，我等着你回來呢！」

於是阿難辭別維摩詰居士，討了牛乳，回到菴羅樹園中，獻與世尊服用。

——摘自維摩詰經弟子品

沒動，一點也沒有改樣。住持呆住了，難道他是菩薩的化身嗎？懇切的求佛一念，可以使一個人不吃任何的食物登上險峻的山嶺……住持在萬分驚惶的狀態下回到了山寺。

一天，二天，三天……瞌睡已匝週了。住持再至彼處一看，新發意依然端坐在松樹根底下。可是：這一次情形有點不同了，再也不敲木魚了，不喊佛號了，像一座屹立不動的山聳立在那裡，叫了他也不回答。近處一看，原來新發意死了，而從他的口裡，不是開出了火焰般鮮紅色的一葉蓮華嗎？住持被這往生的瑞相所感動了，不知不覺之中合掌念佛。仰視阿彌陀佛廣大的慈悲心，住持不克自持地流淚了。

住持本想把遺體送往山寺，予以厚葬，後來再想回來：

「『作鳥獸的食餌就作鳥獸的食餌吧！』說不定這就是他新發意的素懷，我還是帶回這蓮華吧！」住持僅就把蓮華帶回了。

不久，住持知道了新發意即就是鼎鼎有名的惡龍，因此他對於彌陀佛的弘願更是感激不載。住持的山寺從此命名為蓮華寺，而由於新發意這件感人肺腑的事蹟廣聞諸國，從諸國到此參詣者絡繹不絕，偏僻的山道上從此車水馬龍，宛若門市。

試想彌陀的慈悲心是何等的廣大？連罪惡生死的凡夫他也要濟度，這一種拯世救人的弘願能說他不偉大嗎？